

FANXIANGFANXIANG



返乡

● 胡士羌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F A N X I A N G

返乡

● 胡士羌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返乡/胡士羌著.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9.4
(百合文苑/高松年主编)
ISBN 978-7-80240-352-9

I.返… II.胡… III.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I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7929 号

书 名 百合文苑
主 编 高松年
责任编辑 言 泊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38
字 数 3460 千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80.00 元(全 15 册)

内容提要

本文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。主人公田野与聪明、美丽的云霞真情相爱，却遭到了第三者邱荣的插足破坏，他伙同坏人捏造事实诬害田野从大学里被迫返乡种田，拉开了田野与云霞的差距，妄图使云霞成为他的妻子。田野命运多舛，他在逆境中接受了挑战，经受了思想上、生活上和爱情上种种磨练，在云霞等人的帮助下，终于走出了逆境，迎来了朝阳，赢得了宝贵的爱情。邱荣等人干尽了种种坏事，则受到了应有的处理。

此书故事情节较曲折，矛盾冲突较尖锐，文笔流畅，引人入胜。

返 乡

—

田野于四月初离开杭州，休学回家养病。凌晨天蒙蒙亮时离开学校，六时许，他乘坐的汽车驶出车站时，天空明亮起来，没有下雨的预兆。他心里想着，据昨天气象台预报，今天要下大雨，所以出门时随身带了雨具，现在看来气象预报不一定那么准确。汽车驶出杭城经钱塘江大桥时，天气突然变了，四周暗了下来，紧接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整个大地像夜幕那样笼罩着，眼前所见是白茫茫的一片。车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。路上尽是横流的天落水，能见度很低，汽车慢得如人步行一样。大雨仍不断地下着，紧密的雨水像一串串珍珠从汽车的玻璃窗上流下来。哗哗的流水声，似乎掩盖了汽车轰鸣的马达声。田野近日来心灰意懒，对前

途感到渺茫,整日紧闭嘴巴,脸上愁云一片,不知今后命运如何?阴沉的雨天,使他的心情更烦闷。

田野于去年秋季考入杭州某大学中文专业。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能进入大学读书,这是梦寐以求的大喜事。他入学后,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,刻苦学习,第一学期每门功课都得了优秀。放寒假后,绝大多数同学都纷纷回家过年,只有他和几个家境困难的远道同学因缺乏路费,只得留在学校里过春节。

这学期开学以来,田野渐渐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,有些疲劳,时有干咳。晚上睡觉时有微汗,早上醒来,发现汗衫和短裤有些汗水。他用小镜子照照脸孔,有些消瘦了。系里老师也发现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,就叫他到医院检查。经大医院肺部透视,发现肺部有阴影,诊断为早期轻微的肺结核。他听到这种毛病,像钹头在头上砸下来,脑子嗡嗡响,双眼发黑,差点晕倒在地。他怎么都想不通自己会患上这种毛病,思想很痛苦。现在无法在学校待下去了,体力支持不住,无法坚持学习。况且这样一种传染病,不能传给别人。学校作出决定,保留学籍,回家休养。他认为学校的决定是对的,不能抱怨学校的领导,要怪只能怪自己。

大雨终于不落了,时有间断小雨,从天空的乌云里射出了几缕阳光,大地渐渐明亮起来,时明时暗,不断地变化着。过了一会儿,又淅沥地响起了落雨声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。他看到路上行人撑着雨伞慢慢走着,还有些农民头戴箬帽,身穿蓑衣在坑坑洼洼的田间小路上艰难地走着。田间小麦青青随风摇荡,像波浪滚滚的海洋。在滚滚的麦浪中,间杂着几丘油菜花,闪烁着金黄色的浪花。

汽车在道路不平的路上颠簸着。田野安静地坐着,偶尔看看车上的旅客和车外的景色,有时则闭目养神。有几个乘客东张西望,不知他们想着什么。有些乘客交头接耳,东拉西扯,不知叽叽

嘎嘎说些什么。多数乘客不是打盹就是默默地坐着。汽车突然跳了几下，使东倒西斜的打盹者清醒过来。汽车又平稳地向前驶去，车上又恢复原来的状态。精神好的乘客又交头接耳，发出叽叽喳喳的谈话声。昨晚未睡好觉的人，又随着汽车马达有节奏的响声打起了瞌睡。只有驾驶员聚精会神地紧握着汽车的方向盘，因为他掌握着满车乘客的生命。

田野原本身体强壮，现在却染上了这种使人十分害怕的毛病。他猜想可能在中学读书时就受到肺部感染，因为当时体质好，未马上显现出来。初中读书时，他同班同学张达友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单靠父亲做竹制品出售谋生，家境与田野一样困难。他俩都来自农村，又同住在学校的集体寝室里。由于两人有着共同艰苦生活的感受，性格脾气又合得来，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。秋凉了，晚上要盖棉被睡觉，田野发现张达友没有棉被，晚上睡觉时只用一件旧大衣盖在身上。他身材较长，大衣盖得上身，却盖不到两脚。如这样整夜睡到天明，则非冻出毛病不可。田野不忍心好友挨冻受凉，便主动提出与张达友拼铺，他非常感激地同意了。从这时起，他俩各睡一头，先后度过了好几个春秋。上高中时，张达友有了自己的新棉被，他俩都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从此，他俩不再同班同室，接触也少了。高二时，田野得知他患了肺病，学校让他休学回家养病，两人就失去了联系。他现在也生了肺病，是受张达友感染还是受到别的病源影响呢？他无法知道，也没有必要把它搞清楚。因张达友是他的好友，又是自己主动的。他是受害者，不能把责任推给他。要怪，只能怪这种可恶的传染病。

大雨小雨都不落了，地面上的雾水也已散去，一片乌云在高山上移动。太阳出来了，野地的花草生机勃勃，水珠在花丛中闪闪发光。山上的杜鹃花开得红艳艳的，像火一样红，漫山遍野随处可见。沿途随处见到在用石灰刷过的泥墙上，醒目地写着

“总路线万岁”、“大跃进万岁”、“人民公社万岁”等标语。在一座石板坟前围着六七个人在给祖宗上坟，在石桌上摆着供品，点着蜡烛和香，放着鞭炮，跪着向祖宗朝拜，扎在坟前杂木上的白纸花随风飘荡着。太阳升到头顶时，汽车开进了一个小站停下来。

留着短发、显得很精干的驾驶员站起来说：“停车半小时，我们抓紧去吃中饭，不要误车。”乘客纷纷下车，向前面的饮食店跑去。田野不急于下车，让别人先走，当车上只剩下一个白发苍苍、有些驼背的老爷爷坐着不肯走时，他才下了车。司机催着那个老人下车，说要关车门了。老人说：“我有干粮，脚痛，就坐在这里不下去了。”司机点头同意后，立即关了车门。他又下车用钯头敲敲轮胎，把有关的事处理妥当后，才去饮食店吃饭。

田野走进饮食店，看见大家仍在排着长队买单，就站在一边等候。在一张大桌子旁边，有两个人坐着吃面条。他们的后面站着两个要饭的人，一个身体瘦弱的大娘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头上扎着一块头巾，左手握着一根讨饭棒，右手拿着一只旧篮子。她面黄肌瘦，两只眼睛凹了进去，默默地盯着饭桌。一个长得颇清秀的小姑娘穿着破旧的格子衣裤依偎在老人的身边，一对滚圆的眼睛直眉瞪眼地盯着吃面条的人。有个中年男子装作未看见要饭的人，低着头吃完面条，用手摸摸嘴巴，迅速地离开了饭桌。另一个吃面条的是个面目清秀、衣着整洁的年轻妇女，她发现这种情景后，再也吃不下去，便摇摇头走开了。那个小姑娘手脚利落地把未吃完的那碗面条拿去，面带笑容地说：“奶奶，你把篮里的碗给我。”说罢，就把那碗吃剩的面条倒入自己的碗里。不一会儿，祖孙俩似饿虎扑食那样吃完了面条，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。

近年来，全国遭受自然灾害，加上“浮夸风”等人为的因素，赤地千里，据说饿死不少人。田野听这小姑娘的口音，猜想她们是安徽那一带人。听说那里闹饥荒逃出来讨饭的人特别多，饿死

的人很多。江浙一带情况稍好,亦有不少人饿死。

田野怕自己的毛病传染给别人,便走出饮食店,在路边的小店里用粮票和钞票买了两个热气腾腾的菜包子。他走到离车站不远的小河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,边吃边四处张望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他的身影在河水里晃动着。他俯首相视,所见的面容与自己原来生机勃勃的脸孔大相径庭。这种病态的模样,自己都感到吃惊,不知熟人看到后会有什么反应呢?

车站的工作人员连续吹着叫子,催促着乘客上车。田野连忙站起来,用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,又用右手的五指头梳理一下头上的短发,一片树叶从头上掉了下来。他快步跑去,坐上了自己的车位。有个小伙子上车清点乘客的人数,然后站在汽车旁边用绿色的小旗子一挥,叫子一吹,驾驶员就开着汽车又上路了。

汽车经过一个小山村时,田野看到有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怀里抱着弟弟,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,并频频向车上的旅客招手致意。在他们背后,有个中年妇女坐在一条长凳上,双手熟练地编织着草鞋,这引起了田野的联想。他记得小时候,母亲曾教他编织草鞋。他认真地看母亲编织草鞋的整个流程后,练习了几次。练习过程中又经母亲在关键技巧上的指点,便较快地学会了。编织草鞋的方法很简单,把一个木制的三角架捆扎在一条长凳上,以稻草绳和络麻绳为材料,制作者坐在长凳上,用两只手按草鞋编织的方法编织而成。草鞋实惠、耐用,山区的农民欢喜穿着它上山砍柴或下田地干活。田野自从去年下半年离家赴杭城读书,至今已八个多月了。在这段时间里,他曾多次给母亲写信,诉说自己学习和身体等情况,也倾吐了对她的思念之情。母亲也来信说,她各方面都好,要他安心读书,争取早日毕业找个工作。他三月初还给母亲去信说自己身体好,叫她不必担心。想不到现在却成了重病号,他不敢给母亲写信了。她知道这种情况后,一定很

担心的。现在突然回家,当她知道这种情况后,不知她如何对待?他越想越难过,像针刺戳心窝一样,感到隐隐疼痛。

汽车驶过一座小桥,桥下流水湍急,发出“哗哗”的响声。溪里怪石峥嵘,泛起滚滚的白色浪花。溪边的几座瓦房农舍的房前屋后,堆满柴和稻草,一只家犬蹲在地上睡觉,几只老母鸡在竹园里抓土觅食。有几个农民背着杉树从山岙里走出来,脱下的衣服挂在树梢上。

汽车在这座桥边停了一会儿,田野见驾驶员检查了轮胎,用塑料桶到溪里拎了一桶溪水倒在汽车的贮水槽里。他感到这个驾驶员工作认真细致,是为了安全翻过前面两座高山做准备的,心里很佩服。汽车又前进了,路旁树木参天,阴森森见不到阳光,有几只松鼠在树枝上跳动。出了密林,又见到了从北山反射过来的阳光。汽车驶过一段较平坦的山路,只见前面山峦起伏,看不到前进的道路,因路被山梁挡住了。俗话说“船到桥头自会直”、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,车到山梁前果然有条路向右拐弯。汽车开始爬山坡,发动机发出“咕隆隆”的声音,不断喘着粗气。山坡陡峻又陡峭,连野山羊都爬不上去。这是一座有名的螺蛳山,汽车就在此山的一个侧面,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着从半山开到山顶,汽车在拐弯处东转西转时,乘客在车厢里也东倒西歪。山坡上没有大树,只有一些茅草和杂木。上坡时,田野不感到害怕,在山弯两车交换时,心里有些紧张。车到山顶时,向山下望去,好像站在百层高楼的屋顶观望地面一样,真使人心惊胆颤,感到非常害怕。如驾驶员稍有不慎,汽车就像一块石头那样翻滚到低谷,必将车破人亡,粉身碎骨。汽车从另一座山下坡时,虽然山势不像上坡时那样陡峭,但也有些危险。汽车总算安全地翻过了螺蛳山,大家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下来。

不久,汽车又向另一座高山盘旋前进。田野向崇山峻岭望

去,在重重叠叠的山峦中,望不到山的尽头,有些高山好像与天连接,高不可攀。在这群山中,有无数梯田,远远望去好像一架架梯子架在高山上。梯田既可种庄稼,又可给大自然增添几分色彩。汽车翻过几个山顶,在一个山头向下坡望去,有无数民房建造在半山腰。座座房屋从低到高,排列得整整齐齐,在黑色的瓦片上冒出缕缕炊烟。一条小溪的淙淙溪水,绕着屋旁流过。汽车安全地从山上驶到平川,把高山峻岭抛到脑后,大家都高兴地舒了一口气,紧张的心情立即轻松愉快起来,有些乘客竟高兴地哼起歌来。

田野乘坐的汽车离家乡江口县城越来越近了。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,它沉积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风俗民情故事,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。田野虽然离开家乡日子不长,但时时刻刻怀念着家乡的亲人,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感情。他每次在大学图书馆看报纸时,总要看家乡的新闻,当看到好消息时,总是喜笑颜开,对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况,也感到担忧。有时碰到来自家乡的熟人,总要问这问那,千方百计地打听家乡的情况。

汽车驶在一条平坦的柏油路上,速度较快,路上的行人和车辆多起来,汽车的喇叭不时地鸣叫着。县城的古城古塔出现在眼前,汽车快要到站了。田野和其他乘客都坐不住了,有好多人都站了起来。他旁边的那个矮个子的老伯拎着旅行袋第一个走到车门口等候下车,还有几人跟了上去。他看到这乱哄哄的场面,想想自己反正不急于下车找旅馆住宿,于是安心坐着。汽车终于进入终点站,乘客们纷纷下车,他最后下了车,便匆匆地走出汽车站。他抬头看看挂在西边的太阳,估计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。他还要赶路,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家。

田野走到汽车站大门口拐弯的地方,突然停住脚步,朝左右

前后看了看。他还记得,去年九月初乘汽车去杭州读书时,当汽车驶出车站在这里转弯时,他的恋人云霞站在此地为他送行。他看到她举起右手,频频挥手向他告别。

田野边走边想。那天早晨,他从母校出发摸黑到车站乘早车,走到汽车站时,乘客都没有来。他就在离车站不远的路边小店里买了一根油条和两个大饼,边漫步边吃着。在晨雾朦胧中,他看到有个穿着白衬衫的青年姑娘向这边走来,定眼细看,她就是自己的意中人,心里一阵惊喜。

“啊,云霞,我乘的是早班车,叫你不要来送我,你怎么又来了?”

“你第一次出门,我应该来送你,你怎么不欢迎?”云霞调皮地说。她说话时脸带笑容,两只眼睛闪烁着亮光,两条小辫子在脑后摆动着。

田野吃完了早点,从衣袋里取出手巾揩揩嘴巴擦擦手。他笑着说:“我表面上装客气叫你不要来,可是内心很想你来送我。你果然来送我,我心里非常高兴,谢谢你云霞。”他看周围没有人,伸出双手把她紧紧抱在怀里。

云霞忙推开他说:“你快放开,让人看见有多难为情。”

田野说:“今天与你分别,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与你相见?!”他心里很悲凉,所以说出了使人惆怅的话来。

云霞说:“半年后,你总得回来看我吧。”她这时也感到离别容易相见难的感觉,亦紧抱着田野,两人又依依不舍地亲吻了一下。

云霞又说:“你到杭州后,可别忘了我,要把路上所见所闻和报到后的情况写信告诉我。以后要定期给我写信,能做到吗?”她调皮地抿着嘴笑笑,脸上好像绽开出一朵出水芙蓉。

田野高兴地说:“好的,我及时给你写信,也希望你这这位小

妹，别忘了给我这个阿哥回信。”

“车子都要开了，你们还在这里讲什么阿妹阿哥的，快进站吧。”田野同班同学杨仁冷不防从背后突然说出话来，他俩都吓了一跳。杨仁考取了杭州某大学历史系，今天同车去杭州。

汽车站里不断传出吹叫子和催促上车的声音。田野又拥抱她亲了一下，只得依依不舍地与她分别，马上接住她递过来的一袋东西，三脚两步地跨进车站。

田野回忆起与女友云霞在车站相离别的情景，心里仍然感到无限的温馨。他走着走着，心里却涌现出悲哀的情绪。他现在不能去看云霞，也怕在路上碰到她及其家人，便加快步伐，匆匆地走出了县城。他们自去年以来尚未见过面，但书信来往却较频繁，几乎是每月通信一次。就在最近发现自己有毛病时，就收到了云霞的一封信。她在信里说，她现在功课很紧张，夜里要开夜车，积极复习功课迎接高中毕业考试，七月份又要参加高考，总感到时间不够用，等等。田野为了不影响她参加高考，决定不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她，但未想好怎么向她隐瞒。看了这封来信，便有了应付的办法。他马上给她复信，建议在她报考大学前这段时间里，两人暂时不相互写信，以便集中精力准备考大学。他说自己功课也很紧张，暑假里要参加活动，决定不回去了，叫她不要思念，要保重身体。

田野沿着丫江北岸一条由老路扩充为简易的公路向西走去。路上行人匆匆，偶尔有汽车和手扶拖拉机从身旁驶过，掀起的尘土向四周弥漫，茫茫一片，行人只得用衣袖掩面。右侧山峦起伏，树木茂盛，郁郁葱葱。在每株松树枝上盛开着橘黄色的松花，春风微微地吹着，松花粉则随风飘落满地都是。江南有座高山向东西两侧伸展，山麓的丘陵里有成片的修竹和松树林，它与江岸的柳树芦苇等杂木杂草构成一片新绿。山青水秀，是大自然

赋予人类享受的自然风光。田野从家里到县城读书时,不知从这条必经的路上走过有多少次,每次都走得汗流浹背、双腿酸痛,但心情却很愉快。现因担心自己的毛病,没有心思去欣赏这大自然的美丽风光,只希望早点到家见到妈妈。

田野见江水仍清澈明亮,没有受到污染。一只长船逆江而上,船老大吃力地摇着桨。有一组木排从上游向下游漂流,站在木排上的几个青年手中撑着一根长竹竿,嘴里哼着山歌、唱着小调,很是逍遥。在几株大樟树旁边,有好几个人站着看鹭鹭抓鱼,田野也驻足观看。有个渔民站在竹排的一端,身边放着一只竹篓,另一头站着两只驯养的长脚鹭鹭。只见这个渔民用长竹竿赶着鹭鹭,鹭鹭在江中时沉时浮,不一会儿工夫,这两只鹭鹭嘴里都含着一鱼浮出水面,渔民就把鱼抓住放进鱼篓里。田野和其他人看到这种情景,都觉得很新奇,脸上都浮现出笑容。

田野经过几个村庄,翻过几座小山坡,宽阔的丫江不见了,出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平坦的农田。在路的右边山坡上,有个农民用手拉车把稻草拉进纸板箱厂。这里原是一片乱石杂草地段,如今却在这里办起了工厂。厂房的周围堆满了稻草、芦苇、竹壳、木材等造纸原料。这个简易工厂的出现,对当地农民来说是件大好事,他们把有关原料卖给工厂,增加经济收入。

田野从纸板箱厂旁边观看了一番后,继续向前走去,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座较长的马尾岭。岭头有个小庙,庙旁有个很长的路廊,可供过路行人坐下休息。田野坐下休息,他身边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汗水。交谈中,他知道这位老人住在深山里,早上去县城卖了扫帚,买回米和盐等生活必需品。他路远,坐了片刻就走了。田野站在岭上,看见这条简易公路向西南方逶迤而去。他离家近了,路上的熟人也会多起来。要是碰到熟人,对他们说些什么呢?特别是如碰到沙丘镇的熟人更加

难办，因云霞的外婆在此镇，消息会很快传到云霞的耳朵里。他本想早点回家，现在双腿很沉重，想站起来走，就是迈不开步，只得又坐下。待天黑后再走。反正这一带路熟，闭着眼睛也会摸到家。

田野默默地想着母亲。“妈，你现在做什么？你现在是否也在想着我？妈，你怎么都不会想到我就在你的身边呢。”他仿佛看见她那中等偏高的身材，一个圆圆的发髻盘在脑后，一条狭长的黑色纱巾包在头上，身穿黑色的粗布大襟衣服，腰间系着一条褪色的围裙，衣着整洁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他想起母亲经常站在大门口等待他回家，他记得自己在上小学读书前后的那段时间里，有好多次天黑后回家，总看见她站在大门口等他。在县城上中学周六下午回家时，也发现她站在大门口踮着脚东张西望。上大学后，不知她也会像过去那样站在大门口张望？每当她看见儿子回来时，总是说：“你没有回来，你不知妈有多担心。看到你回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”他好像看见妈在烧晚饭，她欢喜吃麦面，一边烧火一边擀面，忙着在灶前灶后跑来跑去。面条烧好了，就手捧着面条站在大门口边吃边向远方遥望。她有时站在大门口与邻居田婶聊天，两人无话不说，谈得高兴时，总是眉开眼笑，格格的笑声老远都能听见。她发笑时，脸部的皱纹也一凸一凹地像微波那样荡漾着。他仿佛未见到妈妈的动静，她是否生病了？还是去看春丽了？她姐姐春丽嫁到北岙村，离娘家有八里路。

太阳落山了，落日的余辉仍使大地显得明亮。路上的行人少了，坐在长廊上歇脚的人也走了，使这个冷静的山岭更显得宁静。岭上的小庙关着门，早已无人管理，两只野猫从其墙上跳到地上，“喵咪、喵咪”地叫着，相互追逐着，厮打着，向他坐着的长廊跑过来，它的两只眼睛射出绿色的亮光。从山谷里传来了一阵阵风声，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叫着从身边飞过。他的心里

有些害怕，便站起来向家里走去。

田野从马尾岭上向北走去，这条简易公路已向西南方拐去。他沿着山麓的丘陵地走去，沿途有个小村，引起家犬狂吠。他穿过村庄向西拐去，小路两旁都是小麦田，在夜光的照耀下，只见青翠的麦苗微微摇晃着。他抬头看到前面山麓下岙口村有几家还冒着缕缕的炊烟，还有几处有微弱的灯光。在村西头的一座房屋里也有亮光，他妈妈肯定在家里。走过平坦路，又进入丘陵地，两旁都是累石伴随着黄沙，丛丛芦苇摇荡着。前面就是汉溪，从岙口村南面流过，注入丫江。溪水冲击着错落不齐的累累怪石，发出“哗哗哗”的流水声。田野跨进汉溪上的一座石拱桥，向东北方拐去。在村口，有个农民挑着柴在前面走，他放慢了步子。待那个人走远了，他才向自家走去。

田野家的大门还开着，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了进去。他见妈妈在灶头旁吃粥，便大声叫道：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邱晓芳听到叫声，心里吃了一惊，她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来临。回头一看，出现在面前的，的确确是自己的儿子。她惊喜万分，赶紧上前去拉他的手，正要拥抱他时，田野推开她的手说：“妈妈，我有病会传染的，你不要抱我。”在微弱的菜油灯照耀下，她看不清儿子的脸孔，感到他好像稍瘦了一些，欲开口说话时，却被儿子先说了。

田野说：“妈，我肚子饿了，吃了饭，我再把身体情况告诉你。”

邱晓芳说：“你一定饿坏了，我给你烧碗面条。”

“别烧了，一起吃粥吧。”

邱晓芳说：“一起吃粥也好，我给你煎只荷包蛋。”

二

晚饭后，田野趁妈妈洗碗筷和铁锅时，随即关好了房门和窗门，洗好了脸和脚，坐在一把靠背椅上，静等着母亲。母亲忙完了活，解下围裙，也拿来一把竹椅子，坐在儿子身边。一盏菜油灯高放在灶头上，反映出母子俩肩靠肩坐着的身影，微弱的灯光随着微风晃动着。农村的夜晚很宁静，偶尔听到从远处传来狗吠的声音。母子俩轻轻地说着话儿，没有笑声，不时有咳嗽声和叹息声。田野有些忧伤，在详细诉说自己的病情后，竟掩面呜咽起来。母亲见儿子如此伤心，也暗暗流泪。

田野说：“我去年离家去杭州读书时，兴高采烈，心里非常开心。现在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，心里忧郁，高兴不起来，怕看见熟人，像做贼骨头似的，偷偷摸摸回家。‘痨病’，人们听到这两个字，毛发都倒竖起来。他们若知道我也得了这种毛病，就会远远离开我。我心里很害怕，若治不好这种毛病，就失去了复学的机会，越想心里越害怕，我也害怕传染给别人。我没有把毛病告诉云霞，也怕熟人知道后传到她的耳朵里。她现在正准备考大学，不能影响她。妈，你替我想想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

母亲说：“野儿，你不要这么伤心。你这个样子，更使妈心里难受。你不要难过，心里要放宽一些。我也听说过这种毛病，没有那么可怕。听说你姐姐北岙村有个土郎中，用中草药帮助病人治好了不少毛病。我明天去那里打听一下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你与云霞两人这么要好，她现在忙着准备考大学，你暂不告诉她，妈认为是对的。”

母子俩又谈了其他方面许多话。